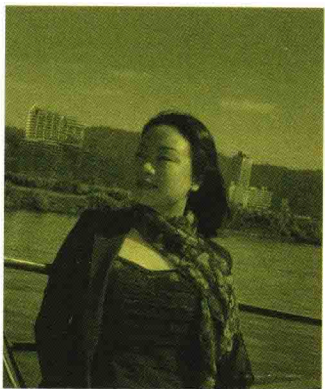




手心里的痣

SHOUXIN LI DE ZHI

赵燕飞◎著

有花无叶有叶无花的曼陀罗，象征着某种无法企及的圆满：她，默默绽放在彼岸；而我们，却不得不自囚于此岸。



手心里的痣

SHOUXIN LI DE ZHI

赵燕飞◎著

有花无叶有叶无花的曼陀罗，象征着某种无法企及的圆满。她，默默绽放在彼岸；而我们，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手心里的痣 / 赵燕飞著. --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15.9

(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: 恰同学芳华)

ISBN 978 - 7 - 5468 - 0991 - 5

I. ①手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②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32221 号

手心里的痣

(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: 恰同学芳华)

赵燕飞著

责任编辑:刘仕杰

封面设计:君阅书装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(730030)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邮箱:dunhuangwenyi1958@163.com

本社博客(新浪):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lujiangsenlin>

本社微博(新浪):<http://weibo.com/1614982974>

0931 - 8773084(编辑部) 0931 - 8773235(发行部)

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3 字数 210 千

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~3 000

ISBN 978 - 7 - 5468 - 0991 - 5

定价: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并许可使用。

未经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生命在鲁院

李一鸣

鲁院，一个神奇的所在。一个小院，隐在十里堡；一座小楼，藏于芍药居。居于大都市，却没有豪华，缺乏轩敞。但在多少作家心里，她却是殿堂般神圣，故乡般温暖。为她而来，跋涉千里；从此而去，频频回眸。一根肠子拴牢思念与向往。时间万水，空间千山，更使她成为记忆虚化、情感美化、想象幻化中的心灵憩园。鲁院，意味着单纯、纯粹、青春、美好，意味着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、文学栖居的远方。从与她结缘那天起，“鲁院”便凝为一个永不消逝的“情结”。回望，相忆，引颈，怅惘，成为离去学员定格的精神形象。

在鲁院，他们经历着思想性引领，底蕴性打造，研究性学习，创新性研讨；他们坚守着明净的价值自觉，明晰的精神秉持，滚烫的心灵追求，深沉的文学担当；他们发愤着，孜孜不倦、兀兀穷年地阅读，沉浸浓郁、含英咀华的涵泳，博考经籍、撷华摘艳的覃思，如切如磋、如琢如磨的交心，且行且思、且珍且惜的实践，投身生活、扎根实际的体验，吟安一字、拈断数须的磨练；他们享受着，思与思的碰撞、诗与诗的交融、传统与现代的对接、诊断性研究与方向性发展的融通，拒绝知识性傲慢，呈现平等性亲和，力行研究性对话，达致成长性提高。

在鲁院，他们阅读先人著作，聆听音色清晰的经典，追远溯源，捕捉远古的回音；披览当下文丛，沉潜涵泳，如鱼在水，探寻未知的秘境；清夜独坐，一桌、一椅、一笔、一纸、一键盘、一屏幕，一腔心绪，一幅剪影……

在鲁院，他们步入精神世界，感受读书写作的灵性之美。

美在品位。一个人抛却物欲，远离浮躁，沉下心，稳住神，坐得住，学得进，写得沉，不论是狂风暴雨、电闪雷鸣，还是烈焰炽炽、热风难耐，潜心攻读，养性修身，自是一种境界、一种修炼、一种品位。灯红酒绿，太醉；香车美女，太俗；追名逐利，太累；鸡毛蒜皮，太碎。只有读书写作，最好、最妙、最美！

美在享受。读书写作，拍案而起，击掌而坐，捧腹而笑，抚掌而哭，扪胸而问；为之歌、为之舞、为之泣、为之诉；找到自尊、自信、自强、自己；寻回真情、真意、真志、真理；使人生得其所、生活充实、生长快乐、生命美丽。书人默契，会心而悦，读书写作真好！

美在进向。书到用时方恨少，写到深处最有味。读自然，一朵花上见命运，蓬松白云有人生；读社会，红尘滚滚藏清明，关系交织蕴涵深；读人心，大海般喧腾，密根般纠结，一个针眼，穿过八级大风；读佳作，形象上入心，理论上入脑，全局上着眼，细微处体验，读出语言、读出情感，读出哲学，读出诗性。读书，可救急；写作，能救命！

于是，读书写作，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、生活追求、生命状态。

有一种力量，叫文学；

有一种美好，叫回忆；

有一种感动，叫青春；

有一种生命，在鲁院！

（作者为现鲁院常务副院长）

C 目录
Contents

春 晚	1
赖皮柚	25
手心里的痣	40
地下通道	52
阿里曼娜	67
桃花眼	101
幸福果	119
那一夜，青蛙在歌唱	127
魔幻时刻	139
卜算子	160
跋	197

春 晚

半空悬浮着一池琥珀色的水，水面上笼罩着灰白色的雾，那雾像是从水中自然生长的栅栏。一个面孔模糊的男人，被关在那些栅栏里。男人头上寸草不生，身子半裸着，只在腰上系了一条白色浴巾。叶子站在云端，她好像看到那个男人在对她招手，但她不敢确定。水池四周全是雾。这些雾都长着蝴蝶般的翅子，它们的翅子耷拉着，好像都睡着了。叶子穿着粉色棉布连衣裙，如一朵凭空绽放的小花，长长的花蕊越过花瓣，斜垂下来，原来是叶子高高束起的马尾。

叶子！男人沙哑的声音仿佛长满了触角，飘在空中的叶子被卷入水中。她刚在水中站稳，蓦然发现男人就在她的对面，他的鼻尖几乎就要蹭到她的鼻尖了。叶子只觉右小腿一麻，感觉被什么咬了一口。她尖叫起来，男人一把抱起她，脚一蹬，两人都飞离水面，飘到了一座悬崖顶上。男人将叶子放下来，叶子低头看自己的右腿，一条又细又长的水蛇，紧紧缠绕在她的小腿上，叶子大哭。男人说，别哭别哭，我掐死它！他用右手拇指和食指往水蛇的七寸上使劲一掐，水蛇的身子一松，男人用力一甩，水蛇被他扔下了悬崖。叶子的小腿上，被蛇咬了一个小小的洞，洞里汩汩地鲜血直冒。男人说：别急，我有三叶草。他背对叶子，手往空中一抓。当他转过身来，他的手里，握着一样东西，那东西，初看像枫叶，再看像人的笑脸，上面还系着一根红丝线。男人将红丝线塞到叶子手中，再三叮嘱：三叶草，会飞的哦，你要抓紧这根线。叶子紧紧抓住那根红丝线，三叶草像氢气球般徐徐上升，还发出火花般

噼哩啪啦的笑声。男人指着叶子的腿说：你看，好了吧？叶子低头一看，果然，伤口不见了，小腿光滑如初。叶子一高兴，手松了一下，红丝线从她手中挣脱出去，三叶草飞了起来，越飞越高，叶子一边追一边大叫：三叶草，三叶草！突然，她的脚底一空，直直跌落悬崖……

叶子“啊”的一声，惊醒过来。穿着浅灰薄棉衣的她打了个寒颤，腮上凉凉的，难道下雨了？抬头一望，爱晚亭的穹顶正默默注视着她。叶子轻轻笑了一声，笑自己总是白日做梦，笑自己坐在亭子里也睡得着。深秋的爱晚亭，从来都是热闹的。枫叶绿了又红，红了又落。游人走了又来，来了又走。唯有爱晚亭，管他东西南北风，我自岿然不动。真傻！叶子笑完自己，又笑爱晚亭。

读书时，叶子偶尔也会梦见自己坠崖，或者从高高的桥上掉进水里。母亲说，小孩子长身体时，都会做那样的梦。自从叶子一意孤行独自来到长沙打拼，她就经常梦见自己掉落悬崖。《周公解梦》认为，这是不祥之梦，预示着做梦的人会遭遇生命威胁或财产损失。叶子当然不信，这么多年，她不是活得好好的？既没遇过灾，也没破过财，只是影响睡眠质量而已。为此，叶子去看过中医。医生给她把了脉，又要她伸出舌头看了看，笃定地说，没什么大问题，两句话，气血两虚，阴虚火旺。医生给她开了一大袋中成药。

药吃完了，叶子还是常常在梦里掉落悬崖。她和同办公室的骆姐说过这事，骆姐睁大眼睛，惊奇地说：你也这样？我还以为就我一个人压力大呢。骆姐是长沙人，也是这家电脑公司的元老，她高中没毕业，却很有销售才能。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叶子，常常被骆姐抢了销售榜上的冠军宝座。骆姐的老公是公务员，据说位置还不错，骆姐的日子过得挺滋润的。有段时间，她走火入魔般，非得要给叶子找一个合适的对象。叶子说，我是独身主义者。骆姐说，好好的一个女孩子，独什么身？叶子不忍拂她的美意，每次都乖乖去相亲，可惜结局都一样。有一回，骆姐好不容易寻来一个钻石王老五，叶子仍是老调重弹，交往一段时间就萌生了退意。当她又一次宣布失恋的时候，骆姐终于忍无可忍了，随即郑重宣布，从此再也不给叶子介绍对象。

叶子乐得清静。她最大的心愿，就是在长沙拥有一套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房子。叶子出生于离长沙两百公里远的云谷村，云谷村位于桐江市近郊。桐江将市区劈为两半，又蜿蜒穿过云谷村。叶子的家，就在桐江边上。三大间红砖瓦房，中间是堂屋，两边是卧室，一间是父母的，另一间属于叶子和两个姐姐。十岁那年，叶子跟随父母搬到了离云谷村有好几百公里的马山煤矿。矿里分给父亲一套家属房，两房一厅，叶子仍旧和两个姐姐共一个卧室。从小到大，叶子就渴望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，最起码，也得有一间房只属于她一个人。

骆姐笑叶子傻，你嫁个有房子的长沙男人，不就什么都有了？叶子只是摇头笑了笑。

直到有一天，安平出现在叶子的办公室，骆姐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叶子喜欢寸草不生的光头。安平走后，叶子解释说，我们只是普通朋友。骆姐哈哈两声，我知道，还没到谈婚论嫁的时候。

谈什么婚，论什么嫁啊！不如趁着天气好，一个人爬爬岳麓山。

“与董郎配夫妻情深义厚，恨父王下玉旨拆散鸳鸯。董郎夫他在那前面行走，哪知道张七女要归斗牛。行七步来至三叉路口，董郎夫慢慢走，奴的夫哇，妻要停留……”对面那个茶庄里，一群票友正唱《天仙配》。“七仙女”白发苍苍却身段姣好，这曲“辞店调”缠绵而悲切，“七仙女”唱得肝肠寸断时，水袖一甩，缓缓转身。叶子能够想象，一行泪水从“七仙女”的脸庞徐徐滑落。此情只应天上有吧，叶子望了望远处的天空。一大片湛蓝里，几朵白云漫不经心地游荡着，丝毫看不出半点儿女情长。这就对了，叶子想，传说永远只是传说。对于叶子而言，那些匆匆开始草草结束的恋情，不是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。它们更像流星，莫名其妙地划过某个黑夜，莫名其妙地迅速坠落，莫名其妙地永远消失。

其实，也不是所有的恋情都像流星，比如和安平的交往。在叶子心里，安平到底算什么？叶子自己常常犯迷糊。上初中时，叶子特别喜欢做几何题，很难很难的那种。假设这样，假设那样；在这里画一条辅助线，在那里画一条辅助线，不知要经历多少次失败的尝试，她终于找到

了解决问题的途径，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，一度令她迷恋到无法自拔。安平就像一道貌似简单其实无比复杂的几何题，叶子做了种种假设，种种尝试。可是，纵使画上再多的辅助线，她也无法找到他的解。

第一次见到安平，是在蝴蝶谷售楼处。叶子正向置业顾问小李咨询五十六平米小户型的具体价格，小李个子不高，眉清目秀，一不留神，还以为是个漂亮女孩。他很有耐心，始终面带微笑，为叶子解疑释惑。叶子正犹豫要不要买，小李突然朝着她身后亲热地喊了句：安总，我在这里！叶子扭头一望，一个光头男人正朝着这个方向走来。他似笑非笑，左手拿着一个黑色手包，右手食指勾着一个黑色的车钥匙，钥匙上的大众标志和主人的光头一样醒目。这个人好像哪里见过？叶子愣了愣，又看了光头一眼。确定是个陌生人后，叶子回过头来，继续研究手里的户型图。没想到光头径直坐到了叶子对面的沙发上，他们中间只隔了一张小小的长方形茶几。小李很快为光头倒了一杯菊花茶过来，又问叶子：美女，还来杯菊花茶不？叶子抬起头来，却被小李直勾勾的眼神吓了一跳。叶子那天穿了一条黑色雪纺连衣裙，随着她的坐姿变化，V领里的事业线时深时浅。叶子意识到这一点，脸微微红了一下，赶紧坐直身体，又朝着小李微微一笑，谢了，再来一杯吧。

美女，你也看上了这种小户型？光头喝了一口茶，主动和叶子搭讪。光头的普通话说得比叶子还要标准。叶子微笑着点了点头。光头接着说，我也准备买这种，今天过来交订金的。叶子瞄了一眼光头放在茶几上的车钥匙。这人开着德系车，应该不至于和她一样，穷得只买得起小户型吧？光头正要说什么，小李来了，将茶递给叶子，叶姐，我先带安总去交订金，您考虑一下，我马上就过来。光头摆摆手，我不急，你先给这位美女办吧。小李说：叶姐还没想好呢。光头说，美女，别犹豫了，二环以内，四千一平米的精装小户型，这样价廉物美的好楼盘，除了长沙，全国还有哪座省会城市找得到？可以投资，可以自住，要买赶紧，说不定过两天就涨上去了。我这次准备买四套……

光头一番话，让叶子下了决心。小李立刻给她填计划书，问她首付几成。叶子毫不犹豫地说了五成。她刚才在心里粗略算了一下，手头的

钱，付完五成略有节余。叶子一直过得很节俭，所有的工资和销售提成，除了必不可少的开支，其他全都存进了银行。每次回家过年，父母和两个姐姐都会给她塞大大小小的红包。

没结婚也有好处啊，可以和外甥们一起得红包。叶子这样安慰只想将她嫁出去的父母。

按照父母的观点，两个姐姐都比叶子过得好。大姐与大姐夫在东莞开了塑胶厂，生意好得不得了，他们早在东莞买了上百平的大房子。二姐和二姐夫一直在马山煤矿上班，他们也分到了一套家属房，而且离父亲分到的那套老房子不远。房改时，二姐花三万块钱买下了房子的产权。父亲工龄长，那套老房子只花了两万块钱就拥有了产权。马山煤矿的家属房大多只有两室一厅，勉强住得下三口之家。父亲和母亲年岁渐老，有个什么事儿，全靠二姐照料。日子本来也过得下去，只是煤矿效益越来越不景气，马山煤矿改制时，大姐做二姐的思想工作，要她干脆买断工龄，卖了房子，由大姐提供货源和启动资金，去桐江市批发街开一个塑胶制品批发店。二姐同意后，大姐又做父亲和母亲的工作，要他们也把房子卖了，跟随二姐一家子去桐江市。母亲不是一直念叨想去云谷村看看吗？如果住在桐江市，随时都可以去云谷村走走。马山煤矿有什么好留恋的，有点能耐的人，都走了，那里只会越来越荒凉……

母亲说，再怎么荒凉，我这套房子也不能卖，我要留给叶子。你们三姐妹，就她没房没家的。大姐不同意。她不是不同意将父母住的那套房子留给叶子，她认为，叶子既然铁了心不回矿里了，那就正正经经在长沙买套房。根据政策，买了房就可以将户口迁到长沙了，老像浮萍似的漂着，也不是个事儿。做个名副其实的长沙人，总比待在马山煤矿强。至于钱，大家可以帮着一起凑。有了房子，说不定更容易找到合适的对象。总之，大家都希望叶子早点结束居无定所的生活。

骆姐也劝过叶子买房。她家里原本有套大房子，前不久又在五一路买了个大门面。叶子羡慕地说，姐，你可真有钱。骆姐大笑，妹，我有什么钱啊，百分之八十的钱都是银行出的。叶子这才明白，原来，还有按揭可以帮她尽早买房……

嗨，美女！光头打断叶子的沉思，我有个建议，你何必付五成呢？与其付五成买一套，不如付两成买两套。我那四套房，都只打算付两成首付。房子坐等升值，银行的钱，不贷白不贷，傻不傻啊你？

这个弯，叶子好一会才转过来。小李自然巴不得她多买几套，也在一旁随声附和，是啊是啊，我手头有个客户一次就拿了十套小户型，只买一套小户型的很少呢。叶子想了想，他们说的确实有道理。

就这样，在光头的怂恿下，叶子在美丽的蝴蝶谷拥有了两套小房子。刚开始，手头有点拮据，每个月要还两套房子的贷款。第二年，新房一收，她立即租出一套，每月的租金，可以抵掉一些贷款，还贷压力明显轻了。另一套，她买了一张床，一只沙发，一张小书桌，一个简易衣柜，带上原来的联想笔记本，就拎包入住了。

那个光头，就是安平。

两人断断续续有了交往。有一次，安平下了班就开着他的迈腾接叶子去他家吃晚饭。他住在湘江边上，三房两厅，虽是高档小区，房子却是中档装修，家里收拾过，依然有点凌乱，看来暂时还没有固定的女主人。安平亲自下厨，弄了一桌子的菜，还开了瓶法国波尔多的红酒。趁着酒劲，叶子任由安平将她抱进了卧室。安平火急火燎的，进卧室时，膝盖不小心在实木门框上撞了一下。听那响声，应该撞得不轻。安平没喊唉哟，叶子想问他疼不疼，终究还是忍住了。事后，两人半躺在床上，漫无边际聊了会天。叶子突然用双手捧住安平的脸，很仔细地研究起了他的五官。单眼皮，眼睛不算大，但又清又亮；鼻梁不算高，却也又挺又直；嘴巴有点夸张，是脸上最显赫的装备；唇形不错，还带点自然红。你的长相……叶子顿了顿，见安平一副很期待的样子，吊足了他的胃口才接着说，其实也算对得起观众嘛。安平在叶子额上啾的亲了一下。叶子松了手，曲起右手食指，在他的光头上敲了敲。

你是不是早就秃顶了？

谁说的？

那你为什么要留光头？

自从离了婚，我就一直留光头。

哦，彻底除掉烦恼丝？

谈不上烦恼丝，纯粹为了省事。年纪越大，越怕麻烦。

叶子不吭声了。没有哪个人，会喜欢麻烦。安平说的都是大实话。可这话为什么老堵在她的胸口？安平察觉到叶子的突然沉默，奇怪地问：怎么了？不舒服？

没什么，有点困。

哦，那睡吧。

安平就是这样，他从来不会刻意去哄叶子。他有时会突然失踪，其实也不是真的失踪，只是叶子很少主动找他，如果安平十天半月的不主动和叶子联系，于叶子而言，那就是失踪。叶子并不计较。安平不甘心，他有点气急败坏：我这么多天音讯全无，未必你一点都不担心？叶子有些惊讶：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这句话将安平噎了好一会。安平缓过气来，带了恳求的语调说：你就不想我？你就不能主动打我电话？叶子更惊讶了：你也不想我啊，你若是想我，就不会突然玩失踪了……

安平的光脑袋都被气红了，叶子仍是一副不急不恼的样子。一来二去，安平也懒得去考验叶子到底想不想他了。反正，叶子从没说过想嫁给他，他也从没主动说过要娶叶子。没有希望，自然也就没有失望。

两年之后，叶子倒是实实在在考验过安平一回。

有一天，两人手牵手在湘江风光带散步。安平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，你干脆搬过来吧，咱俩一起住，你那两套房子都出租算了。叶子停下来，盯着安平的脸，笑了笑，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，这算求婚吗？安平哈哈两声，你觉得一个小本本很有意义吗？叶子不置可否，两人手牵手又往前走了几步，叶子突然冒出一句，我想卖掉一套房子，另外买个门面。这下，轮到安平停下来，盯着叶子的脸了，你？中了六合彩？

叶子扔掉安平的手，低头去系鞋带。她穿着一双黑色牛皮坡跟鞋，鞋带其实并没松，叶子三两下扯松鞋带，重新扎了个蝴蝶结。她刚起身，安平的手机响了起来。等安平接完电话，才发现叶子不见了。安平打叶子手机，竟然关机了。靠，安平大声骂了句，算你狠！

叶子本是说着玩的，骆姐那个大门面，据说总价上百万。叶子之前

想都不敢想。是安平那副略带嘲笑的神情，激怒了叶子。那晚不辞而别后，她上网查了一夜资料，第二天就开始行动。安平足足憋了半个月，实在忍无可忍了，给叶子发了条短信：你去月球了？等了个把小时，叶子才回短信：托您的福，我还在地球游荡。安平憋着一肚子气，又忍了半个月。正纠结用什么方式和叶子和好，叶子来电话了，她竟然主动给他打电话了，安平满肚子的愤怒顿时烟消云散。

今晚来蝴蝶谷吃饭吧，我亲自下厨。叶子的声音如阳光拍打水面，清脆悦耳。安平嘴里答应着，心里却有点忐忑，叶子到底想玩什么花样？

叶子端上桌的第一道菜，是一份购买门面的合同。安平想象了无数种可能，就是没想到会有这道菜。亲，我真的中了六合彩。叶子脸上的笑，也带着嘲弄的味道。安平吞了吞唾沫，还是没能将疑惑咽回肚子里。

你哪来那么多钱？安平小心翼翼地问。

没偷没抢，也没中六合彩。

那……

不祝贺我一下？

严重祝贺。安平也换了调侃的口吻，要不，咱们换种别的方式庆祝？

什么……

叶子话未说完，安平已将她拦腰抱起，没走几步，就将她扔到了床上。小户型也有好处，不用担心膝盖会被门撞是吧？叶子躺在床上咯咯笑，看着安平手忙脚乱地解皮带。你笑！我让你笑！安平扑上去，狠狠咬住叶子的唇。叶子唉哟一声，含混不清地骂了句，猪！安平不想真的惹恼叶子，接下来的动作，轻柔了许多。叶子被抛入一片温暖的水域，微风轻轻拂过，她的身体随着碎浪一起一伏。

刚运动完，两人都有点饿。安平咕咚咕咚连喝了两碗老鸭汤，咂吧着嘴说：宝贝，你可真是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啊。叶子才喝小半碗汤，她放下汤匙，斜了安平一眼，你才知道？安平就笑，现在可以讲你的传

奇了吧？叶子又斜了安平一眼。安平说，你不会是借了高利贷吧？叶子一惊，你怎么知道？安平霍地站了起来，你真的借了高利贷？叶子挥挥手，示意安平先坐下，这才轻言细语地说：别急，其实也不是高利贷……

有钱才好办事。按照网上的高手指点，叶子最先找的，是一家小银行。她的那两套房子已办贷款按揭，若要再抵押房子贷款，只能办理“加按揭”。这种业务四大银行早就停办了，但有些小银行还存在操作空间。没想到，第一家小银行表示爱莫能助，第二家小银行也拒绝了叶子的请求。第三家小银行更没有商量的余地。叶子心有不甘，高跟鞋跺得山响，正往门外走，一个业务员将她拉到一旁，偷偷告诉她，可以曲线救国，通过申请消费贷款的方式获得资金。叶子不明白。业务员说，像您这种情况，确实很难从银行贷到款，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中介公司，他们有能力帮你弄齐所有申请消费贷款的资料。叶子问，手续是不是很繁琐？手续费是不是很贵？业务员说，我不敢瞒您，这些资料许多都是靠做假的，肯定不是眨个眼就能办好的事，既然是很难办好的事，手续费当然有点贵……

叶子和安平一样，也是个怕麻烦的人。喜欢速战速决的她，直接去了一家投资公司。投资公司比银行好说话多了。叶子知道他们的利息有多高。她是那种不怕把自己逼到绝境的人。当初放弃唾手可得的优裕日子，一无所有地来到长沙，所有的人都说她疯了。现在，叶子想再疯一次。她的置业计划有点冒险，然而，高风险才会有高回报。叶子相信自己的眼光。手续办得很顺利，叶子只提供了单位证明、收入证明、房产证复印件、身份证复印件等东西，没过几天，就贷到了五十万……

听到这里，安平的食欲全没了。你疯了！他双眼圆瞪，大声说，你以为投资公司的钱这么好忽悠？那就是变相的高利贷！

高利贷就高利贷！叶子说，这个门面肯定大涨，到时转手一卖，绝对包赚不赔。的确，在决定投资门面之前，叶子做足了功课。她精心挑选的这个门面，属于黄金商圈，网上早就疯传，长沙的第一条地铁线，在这附近会设一个站点，地铁口物业，坐等升值呢。门面虽小，地段却

好，物业统一招商，主人坐收租金就行。如果选择三十年按揭，租金与月供差不多相抵。

要我怎么说你！安平简直有点气急败坏，你怎么知道门面一定大涨？你怎么知道绝对包赚不赔？

你放心，我不是白痴，知道什么叫三思而后行。叶子嘴上说得轻描淡写，心里却是风起云涌。原以为安平会强装镇定，或者干脆顾左右而言他，却没想到他的反应如此激烈。扪心自问，她不计后果非要买下那个门面，不只是逼自己，同时也是逼安平抖出最后的底牌：叶子在他心中，到底有多重要？当叶子真的面临绝境，他会不会袖手旁观？的确，他们之间从未有过海誓山盟，甚至连我爱你之类的表白都不曾有过。叶子早已习惯孤军奋斗，她从未有过非嫁不可的念头。而安平，已是逃离婚姻囚笼的惊弓之鸟。两人原本相安无事。可这并不代表叶子什么都不在乎。她很想知道，这个同她分分合合交往了好几年的男人，到底有多在乎她？叶子也盘算过，如果门面没有预期中的上涨，如果高利息让她无法承受，如果安平真的见死不救，叶子只有贱卖门面求活路了，更糟的结局，有可能连蝴蝶谷的两套小房子都赔进去……一无所有了，一切归零了，她是否还有勇气还有能力从头开始？管他呢，反正父母有姐姐们管，她基本是个了无牵挂的人，既然疯过一次，不在乎再疯第二次。人生难得几回博，痛快淋漓地赌一把，顺便试试安平对她的诚意，一举两得的事，何乐而不为？

其实，叶子完全可以向身家已上千万的大姐求助。只是，当初不顾父母的劝告和哀求，独自拎着箱子离开马山煤矿的那一刻，叶子就在心里对自己说，叶子啊叶子，你这辈子过得好不好，从此全靠你自己了，你一定要为自己争口气。刚来长沙时，无论日子有多艰难，叶子都是一个字对付：忍。为了争那口气，她在亲人面前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。死要面子的她，又怎么可能主动开口向大姐借钱？

在安平看来，叶子就是无知者无畏。这个瘦弱的女人，骨子里头透着一股狠劲。这股狠劲，安平既欣赏又害怕。叶子从不逼婚，看起来好像对什么都无所谓。与她交往，安平不用提防什么。可现在，叶子不管

不顾，闭着眼睛跳进了火坑，也将原本无辜的安平架在了火坑之上。叶子是安平唯一的女朋友，安平也是叶子唯一的男朋友，于情于理，安平都不能坐视不管。若是几万块钱的事也就罢了，这一拿就要好几十万，安平手头根本没那么多现金。他投资的房产，全都变了现。他将赚下的钱，大多投进了股市。偏偏这段时间，股市只跌不涨，他实在不甘心躺在地板上挥泪割肉。他知道叶子不是贪财之人，可万一事与愿违，门面成了烫手山芋，涨也涨不了，卖又卖不掉，他那好几十万，不就全冻上了？当然，安平也可以弃叶子于不顾，独自逃生，从此桥归桥，路归路。说到底，他并没有拯救叶子的义务。

两个人各怀心事，那顿饭吃得索然无味。叶子收拾碗筷时，安平接了个电话，他嗯嗯啊啊的，最后说了句：那我过来一趟吧。

安平走之前，和往常一样，象征性地在叶子额头亲了一下。

整整六天，安平没有电话，也没有短信。叶子渐渐死了心。她每晚都看时政新闻，她关注房地产行情，关注与长沙第一条地铁线有关的任何消息。有人在房产网发了一个帖子，长沙第一条地铁线到底会设哪些站？帖子说，二号线将成为长沙第一条地铁线，沿途共有十九个站点……没有期待中的那一站。叶子不甘心，又睁大眼睛一个站一个站看了一遍，真的没有那一站。再看下面的跟帖，五花八门，什么话都有。叶子将信将疑。买门面之前，她实地考察过，那个地段的房产与商铺，大多打着地铁口的旗号。不过，这个发帖的人，多少应该知道点内幕，否则不会有板有眼说出十九个站点。转念一想，官方公布的消息，都有变化的可能……叶子正烦躁，手机响了，见是安平的号码，叶子立马挂断了。安平又打了两次，叶子依然挂断。然后，手机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叶子有点后悔，干嘛不接他的电话？他又不是第一次玩失踪。或许他不是故意玩失踪呢？或许他只是想晾一晾叶子，谁让叶子陷他于两难境地？也有可能，他隔这么久才打电话过来，只是要和她做一个彻底了断，他想通了，决定逃离叶子，逃离叶子制造的一切麻烦，因为在他心里，叶子不值得他付出更多……为什么不接他的电话？接一下电话会死